

# 梦里故乡

□ 川流



## 细洼

细洼是我童年和少年生长的地方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湖口县城规模不大，城市道路命名为云亭巷的细洼就像一位藏于深闺的处子，默默地散发着温馨和清纯。洼的纵深不过二百余米，依山凹建成一条窄窄的小巷，站在巷口，遥望过去，映入眼帘的仿佛一幅写意的油画，虽有缓坡徐徐而上，却层次清晰，令视线不觉疲乏。两侧山峦起伏，透着娇喘吁吁的激情，错落有致的松、杉、栎、榉等针叶或阔叶树，枝斜叶茂，迎风瑟瑟，通过光和影的勾绘，不断幻化出或动或静的图案，尽显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偶有形单影只的白鹤从顶顶密林深处翩翩而起，双翅伸展，颈脖高昂，飞翔姿态从容淡定，宁静祥和。这些，仿佛气势恢宏的舞台剧那飘渺背景，相辅相成、水乳交融地烘托着主题。

那时，细洼住户稀少，连同我家，也不过十几户，都依缓坡而建，房屋并不相连，却鸡犬相闻，低矮简陋的平房，似点缀绿野的帐篷，丝毫没有雄居山林的霸气，形成城中的乡间、闹市的村寨。夕阳映照下，星星点点炊烟袅袅升起，慢慢扭结出变幻莫测的曲线，至渺茫处氤氲开来，令细洼的天空朦胧而神秘。暮色渐浓，有隔壁大婶呼唤迟归小儿的声音在洼间回荡，至性至情，酣畅淋漓。行走于尘世的时空，每当我心浮气躁、急功近利之时，脑海中回放起这一幕，总能令自己柔肠百转，安详从容。灵魂深处，我就像老屋背后一丛丛冬枯春苏的巴根草，对那块小小的土地有着恋母情节般的痴迷和守望。心灵的皈依，有时是能够简单到寄情于一草一木、花开花谢的，并在人生的旅途，诠释出不同的情感和意境，或欢乐，或忧伤，或大喜大悲，或心如止水。

细洼最美的还是水，那从山的心脏里喷涌而出的泉水，没有大江大湖的气势，却如母亲的乳汁般甘甜。我尚在懵懂之时，细洼的水永远是丰盈的，泉的源头一般很难寻觅，大多只见一蓬蓬的杂灌丛中渗出水流，至一平躺略倾的巨石上，铺展开来，形成纹路清晰的水幕，光滑如镜，熠熠生辉。经过巨石继续流淌下来的泉水顺势滑去，经年累月，自然在洼中冲击出一条两尺来宽的沟渠，成为一汪灵动、清澈的泉流，随性地徜徉。逢初春季节，那泉流甚至呈现出汹涌的表象，却并不肆虐，如我犯错时，母亲朝天挥舞的棒槌。泉水流经整个细洼，直到主街道才无奈地潜入涵洞，消失成为不可知的未来。

母亲说，早年细洼人吃的、洗的都是泉水，这一汪泉水，养育了细洼一代又一代人。劳作归来的汉子，以牛饮的姿势伏身到泉流中片刻，起身吐出一口长气，便顿感神清气爽。妇人们则在巨石下长的隙间插入一段段剖开的竹片，牵引出几注水流，围聚着洗衣、洗菜、淘米，借此家长里短，令简单贫乏的日子显出充实和美满。

或许是泉水养颜，细洼的姑娘个个出落得花容月貌，肌如凝脂。那细长的泉水更是我儿时欢乐不竭的爱恋，盛夏，赤足趟在泉流中，让丝丝清凉自脚踝漫延至心底，炎炎之暑很快就消失殆尽，就是暮秋来临，与小同伴一起，争相轻挑起泉水中飘荡的金黄色叶片，在上面放上用纸精心叠制的小船，让它们随泉而去，在跌宕起伏中幻想着童话的生机。

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，不知不觉中，细洼人的房屋大多进行了改造，城中又有不少人涌入细洼平坡建房，至八十年代初，两侧变得鳞次栉比，商铺云集，细洼已是面目全非了。尤其是随着山上植被的破坏，泉水几近枯竭，巨石依旧，却因终年得不到泉水的滋润，上面早已斑驳发裂，生长着厚厚的苔藓，只在春季才有丝丝的水线渗出，于那青翠中留下弯弯曲曲的痕迹，如匍匐爬行的百足虫。纵是那脆弱的细流，也只能到山脚戛然而止，因洼中道路早已硬化，下水道连通到山脚。细洼变得干净整洁了，但却透着冰凉的冷漠和呆滞。如今的细洼人，早被城市的钢筋水泥包容同化，那葱郁的山，那灵动的泉，已然只存在于满头银丝的母亲叹息中。

后来，当我旅行的脚步迈入云南丽江古城时，那古色古香的楼宇，那自玉龙雪山倾注而下、环绕古城的清泉，一下子令我震撼和怅惘。细洼昔日的山、昔日的水，顷刻间铺天盖地而至，于游人如织，尘世繁华的古城，我的心却孤独如离群的羔羊，不觉中，我已泪流满面。

## 松树菇

细洼背后的山叫象山，山不高，但生机勃勃，气象万千。

儿时的记忆中，象山树木茂盛，葱葱郁郁，尤以马尾松居多，起风的日子，站在洼中都能听得见风吹过山林的呼啸声。常年有泉水从山脚岩石缝隙渗出，汇聚成一股细流流入云亭巷，这泉水清澈甘甜，终年不涸。

那年月，云亭巷居民的生活方式与农村相差无几，十几户人家都是烧柴灶的。一到傍晚，家家户户生火做饭，夕阳映衬下，袅袅炊烟弥漫在象山之间，很快与天空氤氲一处，夜色便在这氤氲中不知不觉降临。

我读小学期间，只要放假，不管母亲去山坡菜地，还是上山割柴，我一定会跟了去。在母亲埋头浇水、施肥、摘菜时，我则在一旁忘情地捉蝴蝶、抓天牛和甲壳虫，或者采摘山莓、糖罐子、野山楂、茅栗等野果子吃，常常吃得小肚溜圆，有时甚至回家都不用吃饭了。但是割柴时，哥哥偶尔也要我和他一起捡松球，当然，条件是他必须帮我将树枝上的鸟窝取下来。

最喜欢的还是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在那个季节里我最酷爱的活动就是采蘑菇。春天的象山到处生长着一种蘑菇，因为这种蘑菇大多生长在马尾松根部，云亭巷的

人称之为松树菇。松树菇形状似伞，颜色麻灰，肉质嫩厚，炒菜或是做汤，味道鲜美，口舌留香，是春季我们家常食的野味。象山的松树菇虽然很多，却似顽皮的孩童四处躲藏，需要耐心的寻觅才能发现，很多时候，捉虫、吃野果都难抵采蘑菇带来的快乐和诱惑。

松树菇适宜在阴湿处生长，马尾松的根部往往落满厚厚的枯松针，有青翠的草从那些松针间冒出，当我用小木棍扒开树基部的草丛，总会有或多或少的发现，运气好的话甚至可能寻找出一片丛生的蘑菇，大大小小簇拥着，如同草原上密布的毡房，一两从这样的蘑菇就差不多可以将我的小篮装满。对这样的松树我会用石头在树干上划上痕迹，待一场春雨过后，再找到那树下，采过的地方又会生长出许多美丽的松树菇。还有一处也是松树菇生长较多的地方，象山埋了不少坟，有些无主老坟四周遍布灌木杂草，只要在其中细细寻找，一定可以找到个大而鲜嫩的松树菇。懵懂的我在那些地方采过不少，直到有一次当我用木棍扒开灌木丛时，发现一条粗大的花蛇盘踞其间，吓得我哭爹喊娘，拔腿就跑。从此，我再也不敢去老坟旁边采松树菇了。

当年蘑菇这鲜美的野味并没有如今这般珍贵，但母亲对我跟她上山不再只顾玩耍，而是每次能采得不少松树菇依然很高兴，会摸着我的头夸赞不已，有时还会破例将我抱下山来。因了这份表扬，和那困难岁月里难得的亲呢，我采蘑菇的兴致更浓了。有一天中午，乡下舅舅来家，母亲做饭时轻声念叨没有什么好做饭的，我当即自告奋勇说上山去采些松树菇来。当母亲煮熟饭，炒好菜，刚将做汤的水倒入锅中烧时，我已经从山上回家，采来了七八个大大的松树菇。

随着我的童年渐行渐远，云亭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包括我家在内的老住户的房子早改造成了钢筋水泥的楼房，后来又有许多新居民进驻云亭巷，房子越建越多，越建越高，有的已经建到象山半山腰了，入夜的云亭巷灯火辉煌，鳞次栉比，高处的灯火几乎与星星相銜。而象山的松树似乎越来越少，人们不再开垦种菜，山泉早已断流，大家用的都是自来水，烧的都是天然气了。

今年春季的一个周末，我带女儿去细洼看望依然生活在老屋中的母亲，闲暇时我提议去象山采蘑菇。一路上，女儿听我说起我小时候采蘑菇的故事，不由心向往之，兴致勃勃。无奈，我们在稀疏的山林间寻找了近两个小时，直至腰酸背疼、双眼发花，却依然一只松树菇也没有看见，倒是女儿的小腿被杂刺划出了好几道血痕。

女儿嘟哝着嘴埋怨我骗她。望着熟悉又陌生的山林，我无言以对，心中的惆怅随风在山间飘飘荡荡。

# 老槐树

□ 沈海斌

老家老屋旁有棵老槐树，枝繁叶茂，是国槐，不是洋槐。印象中，树干粗得两三个成年人都合抱不过来。只可惜，近三十年来，我好像走丢了似的，未曾近距离仰视过它。

在老屋长大，往事历历在目，足可装满一屋。当初，要是把老屋的一切保留至今，真的可办所像模像样的农事展览馆。蓑衣、斗笠、锄头、挖耙、扁担、犁、耙、禾斛、谷仓、磨、磬…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产、生活用具，家里大部分都有。

记得小时候，乐观的族叔每每经过老槐树，总喜欢唱上几句《天仙配》，我似懂非懂，感觉很神秘。特别是有些老奶奶对着老槐树放鞭炮、焚香祷告，便渐渐有些不敢乱动。好在哥哥们比我胆大，捉迷藏、打土仗、爬树掏鸟窝，毫无顾忌，什么都干。有时，老槐树的枝桠扫到屋瓦了，就索性爬上树去砍掉，也相安无事。

老槐树在老屋的西侧，老屋在村庄尽头，白天人来人往，晚上就孤寂得很。那些年，要是父亲住在学校，母亲便早早地拴上大门，独自照顾我们兄妹四个孩子。或许，小时候躲在母亲身后，有过晚上开门看天的经历，黑漆漆的夜晚，满天繁星，门口垄田里青蛙叫声一片，感觉青蛙的鼓膜如同繁星闪烁。再加上，有个外地离异的窑佬，带个五六岁的儿子来村里烧窑，儿子不幸溺亡在村口池塘，惊动了全村。牛背上荡，倒背着跑，想尽了方法，都无力回天。凄惨的是，人土没多久，尸体又被狼给吃了。所以，当我长大后，都还经常做着稀奇古怪的梦，总是关不上大门，越急越关不上。

老屋终究是温暖的，寒冬腊月，母亲扒雪破冰，择菜洗萝卜，腊肉煮豆粩，一家人围着火堆，暖意融融，很是惬意。我就着煤油灯做着寒假作业，透过窗户便可见老槐树，大雪纷飞的日子，还听到过狼嚎，时远时近。小时候，我特喜欢下雨，因为唯有下雨天，父母才不会出去劳作，我便不用做饭，不用做其他家务，可以安心看看书、做做作业。父亲也会在家修修补补，扎扎扫把，或是教我们拆“蛇皮袋”。递给他绞胚，等胚聚得差不多，便在家门口摆开架势绞索。还记得，每年雨季来临前，父亲总要上房换椽子、添瓦补漏。那年月，椽子是松木的，极易变形，导致屋面漏雨。父亲在屋顶，我在地面打下手，帮忙递个瓦什么的，有时父亲“这一边、那一边”地叫着，弄得我很是尴尬，感觉很笨不灵活。

老屋旁的槐树原本有两棵，一大一小，小的在更西头，树干笔直，可惜树根裸露过多，村里人又老爱将牛拴在树根上，慢慢枯死了，后来索性砍掉，做成了两张祖堂里的供桌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几十年过去，这棵大的，依然根深叶茂。我们兄妹都相继成家立业，各自各有各的家室，虽然曾共居的老屋难再，只剩一堵墙，但所有的记忆尚在。

这个周末，我抱着儿子，远望老槐树，思绪平静而又不安。池塘变成了沼泽，垄田荒芜，好在盛开的蓼子花，一片粉红，让我的记忆平添了些许温馨。父母渐行渐老，孩子渐渐长大，我想，老槐树早就告诉过我，不管是为人为人夫，还是为人父，都不能忘了根，得知敬畏、懂感恩，无论走多远，都不能忘记人生为什么出发，只有扎根故土，勇担当，善作为，才有年年槐树开花香气四溢的时候。

几个小时很快就到了，匆匆来，匆匆去，要返城了。儿子倚在门口，弱弱地说：“我也要去！”好在没哭没闹，奶奶去挑水种菜了，在爷爷的牵引下，乖乖地去玩新买的挂图学习机。我呢，一路想着，寻回初心，梦为马，以棘作鞭，接续前行。